夏峯先生集

夏峯先生集卷之九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誌銘

督師閣部太傅孫文正公墓誌銘

從古英雄豪傑以得時遇主功成身退爲顯名爲厚實爲承天之眷而阨塞艱苦俾以重任而多方掣肘使不得盡其才且殆其身此其心更苦而天之所以成之者乃別有在天生武侯於漢末所志未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人謂天之阨武侯予謂天之逼武侯使之重於天

下萬世也請以擬孫公按公諱承宗字穉繩別號愷陽其先河南湯陰人高祖遇永樂間來高陽遇生懷懷生逵逵生麒是爲公父母張氏生子四叔子敬宗仕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公其季也六歲屬對語便驚人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文宗署其牘曰古誼敦龎如龜鑑忠肝堅信若鐵石明年以第一人食餼三十一歲選貢甲午舉於鄉爲舉子時仗劍遊塞下周歷亭障阨塞訪問故將老兵遂通知邊事已亥讀書署中撫署兵譁圍撫軍鼓譟如雷公教令吏書榜示曰向某道領餉譁者斬人服

其膽略甲辰以一甲第二除翰林院編修甲寅陞右春坊右中允是年東事起襲撫順清河大兵四路進討王師敗績朝議倚舊遼撫熊廷弼足以辦此公曰未也當大事須置身事外乃能洞悉情勢今身爲遼事所圍曾暇及藩籬外乎舉朝皆靦歸乎公庚申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充日講官東事急兵尚書崔景榮數爲言官所詬詈請罷景榮以公代要公於會極門相率下拜公力辭竟推兵部添設侍郎以主東事壬戌廣甯不守王化貞走熊廷弼焚棄右屯以西四百里蹕化貞後

相將入關乃拜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公上言前切要及積習夙病數十事請置熊王於法兵侍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畧遼東請築重關於山海關外八里舖費一百二十萬公請首揆葉向高曰某當親往一察情形公至與在晉往復商搉曰臯上尚豪傑爲萬里長城安得以百萬金錢輕擲於無用之版築本兵王象乾以百二萬撫西兵於關城下公亦駁之關門議防守未决閻鳴泰主覺華袁崇煥主甯遠在晉堅持主守中前公登中前城遙見甯前形勢天設重關以護神京覺華島孤

峙海中與甯遠如左右掖可扼敵之用水且得展我之用水遂決計定守焉且驅西兵於二百里外漸遠於關城公歸以關門形勢諸當行罷事宜入告上欲易在晉而未得代之者公亦難其人遂自請督師辟職方主事鹿善繼以行到即定兵制修營房教火器處分逃將以新閫鎮耳目禁絕饋遺宴會省參謁使專一公事如有所欲言則非時叩門弗居常格令趙率教守前屯關外出守始此以馬世龍佩平遼將軍印行授鉞之禮前屯既復撥馬烽火直抵甯遠立六館招天下豪傑上遣中

官齎白金蟒衣賚公出內帑十萬犒將士公執奏中使
關涉兵政自古有戒上溫旨報公是時逆奄方用事創
內操所遣皆中官提督已寓觀軍容使之意故公抗章
逆折之遣魯之甲出守中後所王楹出守中右所皆出
上所賚蟒紵白金甲馬弓矢親酬而餞之檄祖大壽移
覺華自八里鋪至甯遠收復已二百七十里以袁崇煥
與中軍滿桂經營甯遠造車兵營爲恢全遼之計公語
世龍等曰守與恢復終是一事但靜則爲守動則爲恢
復乎言守者也乎懼不能守者也今日守關門必不能

不堅守前屯守前屯必不可不堅守甯遠守甯遠更易於守前屯有覺華可倚遼山可扼諸山可伏目前緊要惟有訓練精明賞罰當可而已夫兵以簡汰而精亦訓練之一事也公當關久外警漸息朝議遂起謂公用關撫薊撫暨大將爲不得人公力請去不允後上疏云如欲臣竟致其事則令臣姑還關下以聯絡邊情比於識道之老馬上必不欲臣離關請不推經畧不推總督惟以臣一人督兩撫邊事不治則治臣之罪奏入台省爭言總督不可罷推吳用先朝議則明尼公矣公銳意有

爲恐事從中阻因西巡薊昌関喜峰古北諸口取道都
門入賀萬壽節面奏進兵機宜南樂急告逆奄樞輔擁
兵數萬來清君側奄悸甚繞御牀而哭上遂內閣擬諭
曰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宥公已抵通接諭即
刻東行閉門求去南樂嗾其黨崔呈秀等首疏頌魏璫
而劾公科臣郭興治和之遂下九卿雜議公自此不得
有爲雖留而實困也及公告歸或曰非殺敵不可歸公
曰殺敵不難也只中朝不肯耳謝事之後逆奄復使其
黨梁夢環磨治督府文書錢物毛舉髮櫛一無所得而

止公當關四年復九大城四十五堡招練精兵十一萬
進舉四百里敵退七百里招集遼人四十餘萬遼兵三
萬兩年屯田五千頃經費財一百三十餘萬取諸龍兩
尙書築城撫賞之費百八十萬而有餘也公嚴於持已
恕於御物激勸忠義鼓舞豪傑權使貪詐籠挫宿猾至
誠惻怛而機牙四應公旣歸里袁崇煥滿桂甯遠之捷
一一皆公所布署已巳之變公朝受詔夕引道上召見
平臺細詢方畧初擬公守京城夜半旨出令守通二十
四騎出東便門茅元儀與俱時有以款爲言者公曰僕

受命爲則不受命爲撫急簡騎兵三千遣遊擊尤世祿之馳赴都城敵退入南海子老營諜知爲公所遣咸阼指爲上命滿桂爲武經畧總理援兵出馬世龍於獄賜之金鋧公下教兩帥要如兄弟共成大功忽有遼兵東潰之變袁崇煥下詔獄祖大壽感其私恩與其中軍何可綱等率所部五千人東奔公密奏曰大壽危疑旣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一軍驚駭激而東潰非諸將卒盡欲叛也宜慰諭將領解散士卒大開生路以收衆心遂將大年爲世龍部曲臣謹遵便宜行事之旨密劄諭大

壽教以急上疏自剖束兵殺敵以報洪蕩之恩以贖督師之罪仍許代爲別白大壽得諭大哭諸將亦哭其如公指還報公急遣世龍報命發步騎兵一萬五千令督以入援而京師解嚴上遂命公移鎭關門大壽等整兵入關當是時敵據四城其勁在永其次在遵而以灤遷爲羽翼公議先趨灤州四日而四城皆下公度敵人瀕去必一犯遵以示強遣孟道等馳往錦州備之我兵未解甲果與敵遇復大捷計公督兵戰守七閱月復諸邊堡四十有奇先後上首級九千餘顆露布奏聞上親告

廟行告中外加公太傅蔭一子錦衣世襲未幾言官欲
追論大壽東潰之事公密奏曰敵纔出口遽抹殺殊死
血戰之功何以服諸將之心乎自是而中朝之議又紛
矣公十一疏乞休上命閣臣議去留皆不敢堅決上曰
吾固知無可代承宗者特遣內閣中書宣諭視事公奏
謝曰臣於某日視事食少事煩卽不能久而輿疾致討
當可爲法遂出關抵松錦逐城爲飾備條次東西邊政
汾入疏入奏陵城失守閣部中軍副總兵何可綱以文
自祭死之夫失一陵城而得一節義士撐拄世維見公

能得人之死力然以成敗論人者則百計中公矣公以十七疏求罷得閒住公之初督師也臨遣隆重付以兵要雖宵小竊枋讒間百出猶得以恩禮進退隱然係宮府之重其再出也受命艱危之際夜半出片紙單車橫穿敵壘奏汎掃之績是役也危莫危於東便門之一出急莫急於東師之一潰其所以危而獲安急而旋定者詎非天不可謂非人不可公賜閒里居時流賊數十萬曾未一大創而強欲勸之就撫公謂當以有名兵將莫用督撫節制日尋賊厮殺賊急求活乃可乘機爲撫撫

須另一等人專主撫事不得借言剿妨其撫蓋公心一日不忘安攘云戊寅敵復南下公部署子姓分雉堞距守而不餉之兵不甋之城不聯之衆心不能張空拳以禦强敵城破衆扶至城南三里圈頭橋老營勸之降公罵不絕口欲求速死兵不忍殺公乃自理繩命兩兵加勒而死是爲戊寅冬十一月十日距其生得年七十有六公配王生七子長子銓以選貢任高苑知縣銓子之湧錦衣衛指揮僉事皆守官不與難三子鈐先公歿從公死義者次子舉人鉁四子廩生銘五子尙寶司丞鑰

六子官生鉨七子生員鎬銓子之沆之滂銲子之灝鎔子之浩鑰子之濾皆力戰罵敵以死其餘從子孫暨婦女童穉爭先就義者二十餘人公善知人雖悍瑺驕將莫不解頤俯首然公才大而不能不露才時作快意語故人多忌之公雖不善爲人知然海內賢豪如溺從吾周汝登鍾羽正於公初請行邊之日特爲勗勉高攀龍左光斗輩嘗特薦於朝又何敢爲不知者訴屈也武侯伐魏中外協心貴皓尙未敢伸喙然祁山六出不能得魏之尺寸而五丈原告殞蓋天之所與人不得而廢之

徒以鞠躬盡瘁一念血誠昭揭於天下萬世公之所値

其敵人之強衆口之譏有難於武侯者而鞠躬盡瘁不

減於武侯天正以阨公於一時者通公於天下萬世也

公有文集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兵火之後莘元儀得之

積垣敗屋中南樞范景文刻而傳之別有督師全書一

百卷督師事宜十八卷軍營百八扣一卷歷官舊紀四

卷撫夷志十卷高陽縣志十四卷前督師紀畧十六卷

後督師紀畧十卷定興鹿善繼所輯公子孫姻譜既沒

者不能詳述其見存者銓子之淡之澔之澷銓子之沭

飾子之灃澇子六樞棿桂楕桃林瀠子二相檜湽子一
楷汴子二杋杭柱子二爾焴爾焗公沒二十四年矣志
墓之文未有所屬仲孫之瀠以寻知公深必欲俾寻撰
次以傳信寻固不敢辭且感公序寻家乘之言曰尹吉
甫佐周宣中興歸而飲御乃在張仲孝友噫味斯言也
又何忍辭文正之謚甲申御史王孫蕃請也七十八歲
病骨稍蘇于辛丑人日捉筆逾元宵稿成是爲銘
銘曰於惟閣部一代偉人頭頭第一廣大無隣文志壹
壹靡堅弗摧億萬斯言和者其誰兩次當關敵弗敢入

危而復安仆而復立元臣殉義視死如歸二十餘口形慘音徽總由知學見道分明毀譽不搖得失不驚者也腐儒公實攜之張仲孝友有感于詩功垂今古德配地天千百年後雲旋月娟當與公之子孫世世共守斯阡

陝西參政宏若都公墓誌銘

都公諱任字季樂號宏若先世自晉徙大梁爲祥符縣人祖文奎甲辰進士鎮江府知府父維新甲子舉人大同府通判公以萬歷癸丑進士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遷本部郎中出爲太原府知府遷本省按察副使以

不阿上官去林居一年起江西南瑞道遷井陘道歷陝西按察使右布政使鄭符事不協新例鐫級壬申補山東督糧道遷本省按察使失直指意坐計典罷職甲戌起陝西神木道公具疏自陳屢經計出之由力辭不許遷山西按察使復守正不阿失直指意罷職林居者四年當是時逆闖李自成鯨奔豕突秦晉間攻破諸州縣朝議擇察有才望者急補邊缺至是復有神木之命未幾寇焰愈熾延綏巡撫某以榆林重鎮特疏調公癸未補榆林道參政未數月賊陷西安全秦郡衛皆風靡獨

榆林不下賊發牌約降公公碎其牌斬來使當是時撫軍總鎮皆託故去公獨與署鎮某厲器械嚴飭捍禦爲死守未幾賊勢盆衆城旦暮且下署鎮知不守乃夜脫身率數十騎護妻子亡榆林世將家固多壯士公乃盡出饟橐所有享壯士慷慨登埤誓與城存亡衆皆感激泣下憤裂向義奉公約束憑城殺賊萬餘級賊盆憤急攻城城破公率壯士巷戰連日夜復殺賊數千級巷血爲渠壯士多戰死公被執賊猶以禮遇公公罵盆烈遂被害蓋癸未十一月廿八日也拒城者七日賊皆義之

其詞武庫時承平日久兵器久歸蘭錡好事者動公曰若借稽察爲名則獲資無算公曰當聖明耀德之時不宜多事武庫願客勿言客慚退在太原稅糧規例州縣解如府收支一出太守歲贏資嘗數萬會前守有故暫議郡丞代收公至則借此具詳各院稅糧收支專責郡丞爲定例太原固多屬邑一時皆震慴砥礪晉富民橫恣蹂躪里閭閒吏縱不問公皆羅置法豪強因是屏息又創誠正書院以造就多士故公守晉三年而文教之興爲蒸蒸焉官晉臬時方申頒藩國規儀先是晉藩權

閹某嫐横至是輙欲假名目箝制監司守令時監司官多屈曲與往來公獨否閹方恚之會放議詣望監司官當入朝王藩閹約公往朝公不往藩閹皆難之或勸公曰閹且以違朝廷制搆公奈何公曰按察司者正以糾朝廷法明肅綱紀凡有諸不法事司且得問故不令與都布二司同朝祖宗之制也揭會典示之卒不往閹竟憚公無所搆巡按御史其搆學使袁公同官不敢一顧公獨時時與周旋袁赴都鞫貧無資公發囊中裝得三百金遺之不以告人卒以此怒御史公砥廉直而尤

長于政事所至梳垢爬搔民獲蘇息然恥爲徑竇終身不苟阿權貴人故通籍三十年而官不至於陪卿慷慨徇義視死如歸嗚呼亦烈矣李淑人賢明知大義以勤儉佐公三十年子元祺選貢孫甫順治戊戌進士公之殉難榆林也元祺倉卒護喪歸避難河朔遂權厝陽武縣令淑人卒子舍卜新阡于會城之南柳林將以月日啟公柩合葬焉甫奉父命持太原傅山爲公傳以幽宮之石請銘于予嗟乎未申間逆闖亂秦晉榆林甯武堅守捍賊以義死者得二人焉公與甯武周遇吉予固知

公眞賢者也嘗錄其榆林死事始末入甲申大難錄已復論次公前後立朝大節入中州人物考今其葬也非予誰銘

銘曰天挺篤生疆塲用夏成仁止義孰怨以尤予銘幽室用俟千秋

河南左布政如星梁公墓誌銘

公余六十年老友也出處離合局各不同而吾兩人相視則無不同也自余去蘇門公家居已久頻寄書慰問後目不能書猶口授令其孫書之嗣聞公訃寄三詩哭

公令余歸而公之墓木拱矣公之孫鋐曾孫永淳以所自敘年譜請志墓之文余耄而艱于思然念公老友獨余在未敢以不文辭按譜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初徙大姓實内地卜居容城之小里村始祖澤入贅城東李氏遂家焉澤生鐸分派白塔村生文玉文玉生詩詩生景先是爲公父由廪生選授訓導公生有慧質人稱神童十一歲能文十五歲見知于縣令江左彥曰容城科目必此子矣十六歲入邑庠方令義壯鑒賞更倍于江因家貧不能讀就外家北城趙氏居焉戊戌選貢癸卯

登賢書癸丑登進士甲寅授鄆城知縣剔蠹興除多有善政乙卯山東歲饑殺人劫冢公搜倉請賑及勸助約得穀萬石煮粥食貧者緩征以俟民無流移丙辰內艱歸鄆人爲建祠勒碑官囊蕭瑟至不能營葬事服闋補陽信値兩紳搆訟虛詞四五十紙各懲其家人健訟者一併歸結以一小戒而寓大懲事賢友仁陽信皆德之己未丁外艱壬戌補河南光山縣時山東寇變驛遞改由光山界鄰楚黃嘯聚潘山谷一日警報數至公率家僮星馳抵任即議修繕嚴保甲潔邑要人與民休息凡

一切令行禁止人之德公皆如治鄞與陽信焉甲子鄉
試分較得士稱盛乙丑以治行徵授廣西道御史巡視
城工時魏忠賢用事疏入多不當旨丙寅差查刷光祿
寺一年例當滿屢差監禮太廟社稷壇天壇皇陵以覃
恩加級中議大夫冬月巡視東城戊辰告病回籍修家
祠立神主爲父建鄉賢坊于家廟之前又修集賢亭於
天甯寺後爲諸士讀書會文之地辛未病愈補江西道
御史尋差巡按貴州値土司安氏初平水西爭地諸苗
覬望日報苗變與撫臣朱燮元寬嚴相濟完數十年未

了之欽件清數十處不結之盜獄與鄉約保甲以化民
備兵餉要塞以固圉重葺陽明祠以興學自此西南半
壁始知漢家威儀矣癸酉監視鄉闈嚴革從前通同之
弊離省至平溪氣血俱枯上疏病辭不允甲戌同道節
有撫賑陝西之差原發銀六萬義助銀八千面授手給
飢民得沾實惠活者不啻十萬人乙亥陞潞安道參政
時知府某好熈使氣與王府相爭縱兵挾官錢糧專擅
公與撫軍定經制而兵始無譁丁丑陞山西按察使邊
防河防鞏無虛日公宿城頭禦暴與諸道府縣共之戊

寅轉河南右布政管守道事未幾陞左布政流賊愈熾
糧餉不繼前官布政司脫欠二百餘萬俱責見任催補
公爲人受過罰俸至十五級壬午賊圍汴公守東南長
五里餘四百餘桑賊遊卒攻甚力公率家丁銃箭擊之
得挑賊俄散去九月尅歸德十月復來攻汴公與譚都
司死力禦之賊遍掘城塹四面圍布月餘兵民餓死强
半殺人相食賊復乘勢力攻士人爭決河灌賊河決衝
城南北門人死無算周藩與各官皆避去公避于封邱
又避于延津會巡方御史蘇某賑饑御史黃某薦公三

次守城功年雖老宜優以京卿銜賞銀三十兩公亦具疏老難入覲始得歸里明年癸未又明年甲申皆在里門而公之譜止此矣自甲申七十三歲距捐館之年庚子逾歲十有六意若曰無庸譜也亦無可譜也良工心獨苦矣公生平孤行一意不黨同小人并不比匪君子其與鄉人處多親近貧士而疏遠豪富其居官也不欲著赫赫之績而常與民休息蒞官四十年田不過數頃宅第一區樸儉無華喜飲酒所召無不赴客至即留然觴豆取屬饜而已不斷爲腆靡濟其天性也好鼓舞

後進嘗買書送寶藏社中又每爲同社佐酒跡其行事益多古人之行云享年八十九子二可培恩選貢生歷官衡州府同知可埴癸酉舉人孫七銓鉉鑑錠鍊鏘鏡曾孫五永淳永溥永治永濟永潔元孫一標余旣志公生平復爲之銘

銘曰九十春秋譜耆七十廿載沉浮非云莫及花滿河陽栢臺風集黔海風清秦關沛霈大河瀾頹孤撐血泣流傳賜金悠悠都邑禿筆銘公庶不失六十年之服習

鳳翔知府貴一王公暨配于宜人合葬墓誌銘

憶余甲辰入郡借居東寺禪林正公下帷處也公執榼承歡而過余握手吐肝膽悲歌笑語飲盡驩至中夜始罷嗣是余連執親喪閉戶不聞外事公後亦入宦途兩人蹤跡濶如也癸酉夏公仲子爾祺來謁徵余銘余辭之不獲謹按狀而志之公諱默字浴淨號貫一先世小興州人後遷清苑之石橋村大父土父鍾華以耕讀起家多隱德生子三公其仲也平生慷慨磊落雖治經生業非其好也而獨有志於經世萬歷癸卯舉於鄉四阨春官遂棄去曰奈何以八股了一生哉凡可因分自致

聊以行吾志丙辰謁選得東昌府高唐州三年丁繼母艱天啟壬戌復除陝西隴州期年陞鞏昌府靖鹵衛同知歷五年崇禎乙丑行取戸部山西司員外，叅三年出守陝西鳳翔以病歸盎公素負遠略隨其所至皆能發舒其志氣而大用未竟識者悲之其任高唐值旱蝗民多逃散公爲給牛種且措置義田至捐俸以從事復業者接踵舊有積穀旣以荒給民荒未除而責償催檄日至公繪流民圖以請得蠲四千餘石衙役代耕取給於門攤房號至有破壁半室而按額征之公别爲處夙額

議革至於漯郡之賦四倍他邑公具不均之狀力請於
當事改而均之漯民百世永賴也公在閭閻盡知情僞
嘗謂快如虎壯如狼皂如犬一朝革去三十餘人民則
事無小大皆得面訴故胥吏有甯受百姓氣莫使堂上
聞之謠其任請鹵遠處西城隔敵一河軍餉恒苦不繼
公五年在事治兵之勞勞於治民而軍無敢脫巾敵無
敢牧馬邊人相慶邊地之安安於內地也及入佐司農
人方謂京秩優游可酬前此治兵治民之勞而東變猝
薄都城公晝行擬於東便門不解衣不櫛髮者數月事

竣紀錄晉階郎中主爵者識公可任盤錯遂以公守鳳翔公手書府門不爲民造福只爲民除害不爲民除害只不爲民害有識之者曰是嘗守高唐爲東郡第一者言前之信下令如流水免商税除衙蠹修城堡清額解守下衆指治狀藉然是時流寇猖獗赤白之丸在在見告公爲防禦躬履行陳二犯隴山再犯寶雞皆大創之巡方御史與督撫推爲郡伯第一期以大受而公以勞瘁乞骸骨歸嘗聞士各有志志之所至氣卽次焉公故有志於經世歷官內外皆在兵與民之間其作用皆在吏

與將之間而皆能行其所志徵獨靖鹵鳳翔皆以兵薦
顯即入民曹亦適值兵變而爲三軍供朝餐豈天不能
越數而預置公以待應耶猶憶余友鹿伯順爲述范夢
章十五年前語劉大將軍綎赴遼道經東省人畏其擾
閉戶拒之無從得食譁之於官官復避匿無至紛紜獨
至高唐而民爲兵主吏爲將主勞且犒也因聲節稱王
高唐眞變才則公之將略固自高唐已見之漢時長吏
即爲長將公固其人歟公爲諸生時號浴淨一日夢至
一神前衣紫束金趨云貴一神位側立者稱即汝之值

遂號貫一而字洛凈屬纊前七日見有持貫一神位而迎者且請以期若旁有人相揖讓而逝亦異矣元配于宜人生而寡言笑動以禮自飭公宦遊未嘗一抵任所躬井臼勤績紡忘其富矣事舅姑執饋惟謹讓妯娌撫卑幼槖中無錙銖之蓄嘗集小兒語以訓其子婦病且篤不欲醫診脈曰婦人手安可予人且死生命也臨訣屬其子善事庶母治喪勿厚當視吾生前所享者其賠於大義如此余固不嫺古文辭而諸子堅以相委獨爲余素不能作溢語然不溢得無減歟減之失實甚於溢

而無奈相委者之不可辭三十年前執榼承飲夜半始
罷之景復戚戚目前因爲志而系以銘
銘曰羨公爲政加烹鮮羨公治兵加弄丸皎皎身名已
兩全賊未滅兮心猶丹爲望闕南之花園綠雜樹旁其
岡巒盤其草芊眠願公夫婦之靈爽恬焉遊焉偕樂於
斯阡

兵馬司西星崔公墓誌銘

予以康熙甲辰自京城歸掃先壠見童老大戚友凋零
不能不令人重今昔之感因憶公歿二十餘年懷念芳

規宛如昨日會之瑄兄弟手公狀請銘曰愚昧不能述
先行賴父執以圖不朽予與公三十餘年姻親道誼交
忘形跡年雖耄烏容以不文辭謹按狀公諱庚字貞甫
別號西星原籍小興州移密之沙河則自仲美始美生
恭恭生敏敏生友才友才生欽欽生陽陽生應宜是爲
公父七世業農然饘粥不繼也公負性慧敏八歲時遣
就外傅未幾欲罷塾師張敏忠見而奇之捐贄儀授餐
以勉其學十二應童子試郡伯許公亟賞其文招至署
中與其子肄業數載許歸邴諭范公聞而迎之無何父

母相繼棄世兄弟四人俱幼贍育爲艱公竭力撫養二
十補博士弟子員萬歷壬子以毛詩登京兆鄉試公車
屢困出宰淇水有田數十畝盡給諸弟且身任其賦稅
焉淇衝當十省郵驛雜支居民流徙者十之八九咸友
咸爲太息公慨然曰但討得一貧字歸家何地不可爲
于是痛除積弊驛傳之事身自任之凡可爲民省一分
必力爲請命雖險惡不避也已巳冬勤王兵舉軍糈取
之民者勢越倒懸公借支別項遣子之瑄從行間北上
就辦於附近者事得完而淇民猶未知也涖任三載諸

廢俱興流徙漸次安集淇鄧傳繁若轉運所需車牛蒭
蒭不給至是而車馬繁庶不可勝數矣一時政聲隆起
與薦二十八上未嘗賫一金往謝轉南都司城士民奔
走訴于上官求加銜久任上官心賢之而未能破例也
郡伯茹公稔公卓績採切要者十款勒石以示後去之
日有驛遞節省銀千六百餘兩留邑公用司城年餘江
鬱之盜漸次歛跡以潞糧失額謫幕徽州徽財藪幕多
以賄聞公嚴砥暮夜毋決之一案無不得情以故徽郡疑
獄往往待公而理任數月卽視篆太平平俗頑梗泣士

者卒呈議逮謔缺久懸署者又視爲畏途直指以公隔
屬代庖屢任之日六案塵封吏胥玩愒幾不知有官公
一私不染夙夜精勤不數日案卻清積弊斥任事僅兩
閱月歌清操撫字者塡閭巷三年陞山西岳陽縣道出
淇水淇父老遮道迎踴躍歡呼以重見父母爲幸遮道
泣留者相繼不絕抵岳陽地經寇盜盤據人民存者十
僅一二田土既荒解徵仍如原額公申請北照熟地徵
糧耗蠲爲之全革于是流亡漸集無何賦歸來岳人繪
像事之贊曰無矯無飾有威有儀亦瑩而秀亦坦而直

亦轟轟而烈烈亦委委而虵虵亦湛然而秋月亦藹然而春颸亦百篇而工於詩吟亦十斗而豪於酒社亦游刃而周民之隱亦冰淸而高吏之潔絡繹二百里外猶不忍歸公嘗曰地何負于人哉或恐人負地耳歸里杜門娛情詩酒嘗書一絕于壁云宦遊數載賦歸與行李蕭然執信渠惟有中天明月在淸光時照飲冰廬范公景文撫豫時稔公治狀極薦其才能鹿公善繼雅愛其人魏公大中題其讀書之室曰歲寒居其爲當代大君子所引重如此公才敏故事到毫無棘手至與人處坦

衰質行無問長幼賢愚皆亮其無他初與賢書貧交數
以瑣事相干公無厭予曰我縱無愧如人不諒何公曰
幸遂一第忍棄貧交乎當事即不諒我我猶可見諒於
人耳猶憶亂時予會以姪壻雅兒予望雅相託從於淇
公飲食教誨無異於子弟儕𫍯萃者則又素予家鄉督
責之交情真摯豈讓古人乎予移家蘇門每過淇聞父
老歌頌明德嘖嘖如新且公之循蹟載中州通志甚著
嗚呼公可不歿矣予又烏能不歿公乎予四之瑄之瑚
之璡之之璠俱庠生孫四鴻庠鵬庠俱庠生鷺庠鳳庠會

孫一徵諸子姪庠生茲雅即其子堉也遂爲之誌而銘

銘曰攝符淇水誓矢淸據司城留都風行大江之嶽岳

陽翳牧春生山右之郾歸帆載月印照雙眸白雲悠悠

伴此高邱

考廉玉屏孫君墓誌銘

歲甲辰余自蘇門歸掃先壠年蓋八十有一矣十六年

始一至里門　向日之老友故交零落已盡而齒之遠遜

於余如玉屏者墓門已有宿草今昔之感益愴老懷會

君仲子立勳持明經劉君濯纓所爲狀乞余言銘諸幽

絫余曰子知天道乎人知天之所以不測者以其有翕聚發散之用也而不知天之所以不測者發其所爲翕而文其所爲聚也於發也而愈知其爲翕於散也而愈知其爲聚通乎此即可卜人事焉憶萬歷間逼許公介余言爲其尊人稱八十之觴余謂濟德弗耀其後當興嗣邇許公以明經作令玉屏君以高才舉孝廉咸謂余言成左劵矣余曰未也孫氏之厚積久而益著遠而益彰天道當別有在君復以責志及余按狀君諱爾禎字玉屏系出小興州明初遷灤民實內地始祖百戍籍容

城之歸化里孝弟力田世有隱德八傳而至某生子二長炳炎煌由明經爲河南通許令是爲君父母楊忠愍公從孫女也君生而穎異甫成童補博士弟子員屢試皆前茅君善貧而嗜讀嘗坐枯井中研究義理至忘饑渴卸衣敝履穿處之恬然而學益力行益修時炳因試不利成疾君與通許公泣請於文宗願去已廩餼以全之文宗嘉其意給衣巾授儒官君館新城邑有冤獄君稔知其情密寓書邑令得釋而其人不知也君長於訓誨子弟成就者不下三四十人巳巳避地時通許公司

訓金華之浦江君力不能達過山東借舊令朱我白之助始成行忽有浙人路被刼君憐之慨許附舟以歸崇禎癸酉登賢書丙子守容之役君父子兄弟率族黨獨當其衝城得全容人士利賴焉君固貧士而熱心行義有不能婚葬者營樂爲助有貧而孀婦者君質園圃十金貸其完聚甲申後困乏益甚人有勸其爲貧仕者君絕不動念其所得可知已通許公生養死葬獨竭心力不以煩諸弟崇禎節義嘗率紳士表揚孝婦之廬故君家婦與女皆以節著余嘗爲之立傳弟爾琳亦節士余

於君之父子祖孫而得天道之翕聚發散時發也而時翕時散也而時聚天之眷顧孫氏益未艾乎子二立德生員蚤卒立勳王子學人孫男五士瑾士瑰士球士璧士璪卜於某月某日安厝于西郭之松原遡君之生平有可誌也

銘曰舉世所苦窮之怨貧君獨甘之若將終身窮之日甚名義愈親不慕榮祿古之逸民靜修之風庶其不湮

吏部郎中玉筍馬公墓誌銘

安邑玉筍馬先生官吏部歷四司能稱職嗣以母老請

終養歸里辛亥十月卒於家其孤祚錫等乞爲誌墓之
石時余臥病不能勝筆墨念公先督水衞源辱壓外知
且以夏峯田廬爲余子若孫躬耕之地二十年道義殷
切不時寓書商所學今歿隔世矣後死者烏可以病困
辭乃覧筆而誌其生平按狀公諱光裕字羅許號玉笥
里居後顏所居曰止齋學者稱爲止齋先生世爲晉人
有諱世英者由曲沃避兵安邑遂家焉逮公凡十一世
忠厚發祥巾鄉試者七成進士者一故邑稱鄉賢世家
必推馬氏云公曾大父崇力學確行及門士五經咸備

祖斯才以春秋傳宰尉氏有遺愛父敬涵公諱之傑誠信乎里門積厚弗顯公生而岐嶷不凡幼服庭訓卓然有遠志稍長礪力於學盡讀祖父藏書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食廩餼文聲蔚起撫軍吳公鹿友督學裘公臨侯皆器重之乙酉舉於鄉丁亥擢南宮觀政禮部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奉使督理衛河衛河無錢穀讞稅職惟導丹衛淇洹之水達漕濟運公率所屬力勤疏導凡牐夫河丞諸常例悉罷去刻有衛河圖說源流疏濬可考也時余來寓蘇門公每單騎過訪或集百泉

弔邵許遺蹤暇則舉文會數郡邑士皆執經問業經其
鑑拔多登高第稱知名士會林慮山寇據險自固兵不
能近爲民隱憂公致書總鎮謂宜懾之以威撫之以恩
使知雞犬桑麻各有本務家人父子各有至樂投戈爲
良是亦神武不殺之道也總鎮以書諭寇遂受降一方
獲安人皆服公有用之學壬辰使竣轉文選主事陞考
功員外晉稽勳郎中歷驗封考功凡五遷在選司止三
月謹期以人事君不負國家建官之意至會推大臣侃
侃持正爲公論所服考功日議天下官吏功罪悉平心

以處桂聯有事必告天心惟向日之語稽勳稱問適騐
對架上藏書甚富公餘手錄刻日鈔二卷再陟功司接
特諭考核督撫失公失愼甄別允當時工部洛江西未
完料價應降級官六十二員聽調用公謂工部料價較
戶部大糧僅千百之什一若不通盤總算止據零星未
完分數輙去多官一省若此合天下計之當何如耶料
價一項若此合各部寺錢糧計之又當何如耶日行銓
補恐亦不給且縮符者望於臨去位者空其署地方無
任事之官錢糧益增逋欠之嘆於用人行政均未有當

因議暫停降調仍咨回工部轉行該省覆實確查官賴
以全晉甄衆乙未分校武闈拔于國柱賜狀元及第丙
申掌計典不徇私不枉法竭七日夜心力逐人逐事剖
析註冊餘手夾誌之人以爲煩及上問降級不同之故
公據手夾一夕疏成冢宰中丞咸駭爲神奇有一二被
黜者假言面證公指實以對言者慚退在部兩奉嚴旨
倉卒禍叵測公凝神定慮唯以義命自安弟光啟以進
士同歸上巖公將行之念益切拜疏陳情予告終養出
都公卿賦詩祖餞以榮之抵于舍日依母側必得歡

心光啟官戸曹歸公與怡怡膝下德業相勸依然夙夜共勵之心蓋孝友其天性也公自幼敦倫修行事諸父如父有姑姊俱孀居家中落公力爲調護撫其子有成建先祠春秋祭饗必豐必潔曰吾身所享受皆先人貽澤也宗族有婚喪不能舉者分俸資助之曰皆吾祖父遺體也里黨中有急必以告告必黽勉應其求戚友相與一以至誠惻怛相流通安邑學無尊經閣公曰尊經與明倫並重倫不可不明經卽不可不尊倡義創舉歷十一年而落成兩廡位次名氏補缺正紊建育德書院

集邑之才俊月三會崇正學黜浮詞人咸感奮興起至
樂善尤篤性生見人之長即鼓舞誘掖與人談節義事
肫懇形諸詞色嘗曰人一念悚惕不爲私累便是理欲
分界便是人定勝天公力肩聖道踐履篤實應事接物
有確乎不拔之操廓然大公之度而檢身謙謹常若不
及五十志知非之學凡言動居處務軌於禮迺尤潛修
自反尙友彌殷蔚州魏環極係綱公同志余雖老耄承公
學問相訂甚感虛懷聞其抱恙卅三閱月猶力疾日省慈
幃以示無恙一生精力畢凝注於母氏之前念父遺養

恬懷風木毋遇生辰不受客賀教子進修儒術敦行力學卒年六十有一所著有止齋集子五祚錫載錫純錫禹錫九錫孫三謙藴謙益謙晉今卜壬子春二月二十日葬於祖塋公之懿行可示後世也因系之銘

銘曰天挺哲人德粹神休克紹令緒丕著嘉猷督學澄衛水卓潔清流歷吏四曹冰鑑横秋拜疏將母子職聿修知進知退服道優游潛心性命恣力研求升堂入室進步竿頭嗚呼先生正氣不泯壽溢陵邱

孝廉居易賀君墓誌銘

余來蘇門聞獲嘉賀公景瞻以林居殉甲申之難里人稱為文貞先生心切嚮往之嗣是從子孝廉居易君過余以傳相委余因得論交暨嗣孫振能振能者君命主邑文貞公有家學執世誼甚篤憶甲辰余北上遇君於黃粱旅舍握手殷然迄余再歸蘇門而君遂作古人矣日月無多不勝今昔之感君歿振能魁於鄉又十年甲寅始厝君於祖兆持所自為狀畧乞誌墓門之石余耄廢遜不文振能謂賀言之倘可徵信於後世也按狀君諱行素字居易一字希白世為衛輝之獲嘉人前代多

隱德五世祖雄以與牌起家雄生春春生國清國清長子大參公盛瑞盛瑞生仲軾是爲文貞公大參公第長瑞生仲木邑增生以孝友忠恕著里閈閭是爲君父生子四君其長也生而敦敏嗜學天性孺慕至友愛諸弟衣食衞取其敝妻子卒安於薄爲文雄健有氣就童子試郡邑守令所賞拔補博士弟子員自是毎試輒高等幾赴省闈不售益自刻勵立背水社社約有不勵學無以爲人子之言同人爲之感動庚辰居父喪哀毀骨立時歲饑人相食君與配劉鬻齊珥爲母具甘旨自咽藜

雚然未嘗廢學逾年母逝兵火之餘勉襄葬事情文無憾文貞公以武德道家居值鼎革之變將抗義死子敏猷先卒乏血嗣衆議以振能嗣之未及舉忽聞國難文貞公申前議君慷慨受命迨僞官怒掠其家逮捕家人于獄衆惴惴畏禍振能年甫數歲君命卽日主文貞公喪以候弔客或言禍且不測君慨然曰生者倘有辟逝者何可背常人之嗣猶不忍絕忠臣之世何可無繼乎備經險難卒無恙文貞公身後之事遺文手澤皆君任之乙酉當大比士君念家國憂患之後絕意進取族黨

方促之勉赴棘闈乾餱飲水試畢得售君大慟曰恨不於二親望我之日也君有幼弟莊素爲流寇所掠君聶傷感泣常爲哭弟詩聞者悲之至是偵養晉中急迎歸復抵晉厚報其人居數年共議析產君曰先世數椽兩弟共避風雨餘無多業僅取田一區樹數株存先人遺澤而已君時雖鼎於鄉家固蕭然邑令欲屬君爲居間有夫婦相賊鳴之官且權重典以數十金諂君託爲之地令聞之曰是足療賀子貧矣卽日出之君候事解還其金曰是豈有人心者所宜受耶甲辰下第歸益搜家

所藏廿一史十三經暨諸子百氏之書羅列几杖寢食坐臥其中嘗累數日不出乙巳夏避暑城東亦在園偶感風露急扶入城遂歿月前君忽書於壁曰出生平所讀書再一披閱與之作別不謂遂成先兆也生平嗜讀卒用以老自言人當多識古賢豪行事稍知趨向庶不汨沒流俗然質直性成誠信素孚而遇事有先識every進忠告於人諄誠務致其聽乃已歿後有郭生以忤邑尉反噬幾陷於法嘗語人曰賀君而在吾奚罹此其爲人信孚懷慕類如此文貞公未竟之志君任其勞而積學

未見於世循理不獲永年豈非天耶年五十有七子二長振世廩生仲飴振能丙午舉人孫一鳴玉庠生所著有客燕草亦在園集枕上詩數卷藏於家仲子抱恨終天且以不得盡情於所生並用悒怏余惜君之志嘉仲子之孝援筆而志其生平復系之銘

銘曰維君之淑身兮外圓而內方維君之蓄德兮體闇而用彰維文貞之殉節兮振華宗而翼綱常維君之剖情主鬯極力顯揚兮遂與日月而爭光維君之生順沒甯兮有我銘其幽堂嗚呼告彼後世兮是爲君子之藏

濟甯知州燮五李君墓誌銘

歲丁未春正月燮五李君以病卒於濟甯官舍越三月其仲子茂才溫皋使來以訃聞且持濟紳宗人府丞王公所爲狀乞誌墓石之文追思姻誼不忍以衰病辭憶甲辰春君以進呈表忠錄被逮緹騎風馳惴惴懼禍且不測乞對部面質辭旨正論人不能奪廷臣以是益嘉之而君之偉節益著表忠錄者紀甲申闖逆陷京師諸公殉難之書也其書本余𢰅創君搜訂勒成一編始聞君被逮余急赴部白君之無他乞驅車入燕而君已還

職矣當世方以大受期之忽積勞告殞豈不悲哉按傳君李姓諱順昌字夔五其先永興州人始祖故明初爲執金吾永樂間遷入內地占籍新安之三臺里家焉數傳至勝勝生繼先繼先生鶴齡是爲君曾祖通經守古步矩先民以明經終爲鄉里所推會裁其懿行入余取節錄生子國光有潛德國光生燦是爲公父充邑庠生積學累行一時門弟子執經問業者屣滿戸外生丈夫子四世昌會昌明昌皆列庠序君其季也生而奇嶷穎異讀書日數行下時國光年九十餘燦侍病躬浣廁牏

君八歲即能代父滌除便液無倦容同里有完一李君
鹿江村高弟也完一奇君才令從受學坐臥一樓書聲
達四野至夜分不輟其篤志好學雖夫猶能道其伊唔
燈火間也出應童子試輒三冠軍旋食廪餼大有聲於
庠序研究經史旁搜博覽根極理要且留心當世之務
國初君首膺里選以經明行修充太學丙戌再行鄉試
遂登京兆榜次年下第以母老就鐸肅甯適河間郡丞
缺廉察知君才命視篆參軍務時姜襄倡亂伏莽竊發
君撫良戢暴皆得其宜庚寅遷陝西中部令中部處萬

山之巔倘餘流氛遺孽前令皆裹足不至君毅然單車
就道諜知渠魁劉鐵棍最狡悍有衆近萬以計誘其甥
丁仲甫與之攜貳仲甫隨以三千衆就撫督撫稱快謂
有令若中都山後不足憂矣未浹旬而劉果為仲甫所
擒民是用安辛卯自春至五月不雨君力禱弗應乃厲
聲曰水旱疾疫惟神所司今民罔敢愛牲牷神其弗歆
將奈何與神約三日雨則已不則吾當立死神當立碎
三日丙果甘霖如注邑人勒石誌其異邑西北瀕邊陲
民事騎射視賓興為具文君為之講學課藝復資其貧

之是年劉生爾怡登賢書邑稱彬彬矣未幾以毋憂服
除歸里服闋補商南商南經兵燹後邱墟星散君多方
招徠民稍稍復業課農桑視勤惰為賞罰復以牛種給
其貧者邑苦鹽額戶口減而引如故君力請悉蠲荒區
隨為樂土暇則訪四皓遺跡表甪里故里適以挂誤拂
衣歸掌科劉公連章白其誤復君官戊戌補山西和順
地界黃榆松子四嶺間山高風冷令此者綦難之且地
不宜五穀惟產麻民不解紡績即鶉衣不備君擇老嫗
之工者分教之日課綫二兩月責布一疋滿城軋軋鳴

旨機上聲也邑賦舊以四季征民貧不能應君申請春
二秋八迄今晉有秋完名色實自和順始和順地隣樂
平額有協濟驛傳銀兩舊例僉富民充役往往破產不
恤君力請撫軍題免邑人德之辛丑冬以上考擢守濟
甯濟當水陸交衝煩劇百倍人以三任僻邑忽當衝郡
咸爲棘手焉君至首嚴里甲猾胥積弊鉤校簿書撮核
隱漏發奸擿伏人皆懾服有以兩造至者片言輸服而
去於大惡巨憝必寘之法有可矜者則不憚反覆詳讞
以求生命若捕逃一事人皆取盈以博陞遷遂不暇計

眞僞君嚴牀連懲胥吏一時皆屏跡不敢逞濟河挑濬
侍挪臂上下緯挽雖隣邑協助而濟之民力不費君爲
民請命得邀寬除因少逃而漕運亦不病督漕使者交
章薦其有經濟才甲辰適以進呈表忠錄被議事白復
起職益礪初心丙午忽患痰症猶力疾視事凡八閱月
竟不起嗚呼跡公生平可謂先勞無倦矣王公狀君有
曰宏才肆應張弛咸宜處僻邑不多一事處衝郡不遺
一事但問其賦稅不督而完獄訟不煩而判兵馬往來
冠蓋絡繹一以暇豫處之遇有繁難無不咄嗟立辦此

非知公之深者耶君爲人軒舉英毅貽模勤儉敎子知勞雖久歷宦邸而布衣蔬食類寒士在鼎甯時余兒子輩見一褐百結而君之吟咏自若惜乎年僅逾中壽秩僅列刺史豈非天之厚君別有在乎子三淑皋溫皋湜皋孫二標樸溫皋子姪度雅子婿也將以某月日葬君於三臺祖塋之阡余旣志君生平復系之銘

銘曰旣豐其資胡靳其施䰟愴其命吾悲其時三台山城一守涪水植於其身徵於其子三臺之陽木欝土良我銘片石維子之藏

汀州府同知趙君墓誌銘

趙氏爲開平望族青城公同予庚子京兆榜鹿忠節佐孫文正公督師渝關予因二公始得交青城裕經世之志雖未竟其用已隱然爲一方干城又三十年予旅河朔公之從孫御衆來從遊得詳問其家世出友人王璣爲其父恬如君狀以志墓之文相屬予與君家年誼世好且御衆有志於學予雖耄忍以不文辭遡之先爲金陵人明初遷開平衛世居灤州六傳至廷揚廷揚生濬隴西丞曾視邑篆卻庫羨三千金濟水旱軍興院請于

朝子養正舉萬歷乙酉鄉試次養蔚郎青城歷官尙寶寺卿次養沖字赤霞官浙江甯波府通判以清直著聲璽書旌異是爲君父君諱申龍字恬如性孝友閭黨皆信之有幹濟才隨所在職掌有所建立雖卒然臨之而能出險應變眞有用人也爲諸生時母孫卽世繼母劉少慈愛嘗以微罪鞭笞之雖隆冬單衣跪而受杖未嘗有怨色嘗失怙後諸弟議析產君唯諸弟是擇事繼母較父生時倍謹一日君弟時及申榮以爭宅搆訟君詣官曰兩弟傷和長兄之罪也願以龍市宅直千金讓幼弟

時都司理耿某嘆服久之表其門曰有伯夷風後君官莊浪糧毋在里病革呼其生子鉉稱泣告曰汝兄眞孝子也癸未以廩生入太學授山東布政司理問甲申逆闖之變君正視陽信象逆闖選僞命至君集百姓之義勇督擒而殺之定鼎後間道走京師上其狀即以君貴陽信令馳騎往赴復擒僞都司孫邦奇斬之四境遂安既而以通餉功陞陝西莊浪衛同知茶馬御史蘇某以前皆事誣奏君革職未行怨米回撫眾作亂河西數處皆失守寇莊浪強君官不從以嚴刑逼之終不屈乃幽

於別室總督孟率兵至賊衆始西遁復約其部圖再來
屠城君乃矯爲總督檄遣人招西番七十二堡聯絡以
禦敵賊偵知有備竟不復犯事平總督首君功詔復原
官改浙江湖州府同知甫任即覲篆歸安適漕糧催檄
如火數十日間運糧十二萬石有奇以過淮遲期爲漕
撫所劾逮至京司寇廉得其情知遲期在前官應無罪
復補福建汀州府同知未及行奕以偶疾而逝得年七
十有三嗚呼君爲廉吏之後家庭孝友洵足風世以其
居讓第猶爲人所難而宦跡浮沈未得展其懷抱亦可

傷也子三御衆和衆淑衆孫一冠欒庚子柩歸自浙已寄葬於鄠陵縣伏村之東原因御衆適客鄠其友梁廷援爲卜之地予旣志之復以銘也

銘曰君生開平之右族而死也胡去其鄉君抱用世之偉略而官也胡困遐方抑時勢之莫知而吾道之多傷嗚乎是惟恬如之藏祝爾子孫之昌

藍田知縣乾行楊君墓誌銘

乾行之卒也爲順治已亥八月得年四十有五子闓而悲之益傷其志之不遇也夫乾行負儁才登進士令巖

邑惡政在地方矣以言不遇非其志之所存也其志之所存渠固不得告諸人人亦孰從而知之久不知其志之所存遂謂登進士足矣令巖邑足矣而乾行之所缺焉不足而奮厲策勉於後者志方銳氣方猛而天忽奪之使不得竟其成此予所以傷之也君名行健字乾行十九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歲登崇禎乙卯鄉試才智精邁有心計當國事多艱常思與海內雄駿君子掐擢胃腎以自効于國家甲申大難隱痛不欲生與友人介赤山期走金陵念二親衰病無依不果時予亦避地

遲城朝夕過從君師我我友君凡米鹽瑣碎靡不相同家人婦子之詢辟靡不可相告語也予聯十老會令諸家子弟行酒存養老之誼君父懷秋公與焉懷秋公多病君侍杖色養無惰容丙戌丁亥兩赴春闈輒傾硯墨污其卷不終場事而歸己丑懷秋公謂予曰吾兒兩不終場其意可知然如二人老病何借先生一言相勉予因謂乾行曰尹彥明以偽學之禁不對策而出正叔云彥明有老母在君今日得無類是父子非立名之地拂親心而談高蹈恐己心亦不慊也君遂於是年登進士

授陝西藍田令藍田當秦險要大盜盤據四十餘年五經殘破君爲恤其徭賦居民漸集然後料理城守風聲遠播賊相戒不敢犯境有於賊中獲綾一幅內書居民姓名若干上官數令究其事君再三力請曰此輩驅而入盜情已可矜若皆加以死不獨傷百千人性命且令反側者不安不如火其跡則彼自化爲良民矣衆感而痛哭曰公實生我治藍田多善政濬水灌田民獲其利清冊丈地吏絕其奸旱不爲災虎不爲害旌節婦禮隱逸循良之績難以枚舉獨坦衷孤意不能媚事上官無

何被劾解任羈滯三載囊空如洗薪水之需皆友人與
士民供給焉事白泰泉張公留爲照雪再圖補官君歸
養志切兼程抵舍懷秋公遂卧病未幾不起君奔走營
葬事俯餇過蘇門乞志墓之文比歸里未幾母氏亦告
逝憂瘁百罹遂嬰瘵疾諸醫不效君泫然流涕曰大事
未舉何死焉因卜日襄葬事跪伏小車上以送之哀毀
之極瘵證大作竟致隕命噫君之情亦苦矣憶昔年君
過蘇門愀然相告曰年逾不惑而迷驁益甚志未得遂
未免降志身不能守未免辱身不知此後尚可伸已降

之志而浣既辱之身乎予曰君志何降而身何辱也自以爲降且辱正蘧伯玉知非之心可與言學矣毛義於親在捧檄而喜親沒遂不復出異草廬非宋孝廉乎今之仕者孰爲草廬而不仕者孰勝草廬也君之出也不違親以立名不出也不違道以干進志何降而身何辱聞乾行躍然起再拜稽首曰先生命我矣因相約結茅蘇門擲其二子爲投老之計不意歸而病病而死予固傷其志之未遂也君先世新安之淶城村六世祖立陝西參政再傳循禮爲單縣臨穎兩邑令以淸廉著再傳

世爵爲長清尉有廉能聲俱載邑乘子桂生員早逝配
劉矢志栢舟撫三歲孤洪碧邑諸生即君父懷秋公也
子二爾嘉爾淑俱食廩餼孫二淳漢著石蓮居詩一卷
君生平孺祠未得致之於君未得効之於親以爲可得
之於師友而今已矣幸爾嘉兄弟能克家也
銘曰質英英文郁郁世迍坎意樸蕭不違親作明牧罷
民蘇大盜服拯頁民綫一幅名已飛身則伏學正勤志
未酬沭水阡元氣馥於萬年誌陵谷

鄆城知縣方新王君墓誌銘

吾鄉數百里稱廉孝者曰張君劬仁仇君雲慶迄讀新安誌乃知月旦所共推爲夷巷先生雪廬孝子也余因有渥城二老吟繼而渥人士嘖嘖稱有亦孝亦廉而更有猷有爲則鄆城君方新是也各指其事歷歷余心竊敬慕之會其子茂才之徵介仇生憲稷狀來乞志墓之文余病附不嫺于詞遜謝者久之之徵長跪而請曰先子清貧自守齋志而沒慕先生久且殷微先生言非先子意并非子小子意也遂不容辭按狀君諱家祚字厚存方新其號先世小興州自永樂間徙新安數傳爲邑

嘉靖丁酉貢士崑生舜志邑庠生舜志生儉校尉是爲君父儉生三子君其季也儉兄位乏嗣以君繼之甫五歲父與生父俱逝母魏生母白煢煢無依晝夜號哭鄰人爲之泣下君七歲入小學奉二母訓戒發憤下帷以第一人補弟子員歷食廩餼性豪舉愛飲善歌博亦不廢然不至妨業精藪禮及門者數人學日勤而德日進即貧不能自給未嘗有求於人雖不能承奉顯貴而處鄉里牧心無城府人甚重之萬歷癸酉登賢書出黃贊伯襄之門闈中以君卷擬元以次藝觸時忌乙之時贊

伯主選事欲借君一言不可得嘗以書慰問嘉其狷介君素于宗族鄉黨無間言至是益自謙厚衣布素食脫粟淡如也遇父執則以伯叔禮事之偶及祖父泫然泣下爲詢其語言行事宛宛如生存焉此之殞心於風木者何如也長兄家俊病篤煎藥進食沒則稱貸以襄葬事丙子敵薄城下君守西面引水設備城得無恙戊寅復守西城卒二子之徵之問躬冒矢石殲賊無數凡城外鋒鏑凍餒死傷遍野君捐資瘞之巡方使者以城功聞優旨紀錄辛巳偶入都稽勳郎葛君合馨一見而異

之曰吾鄉正多事安得此人而了此耶遂單題授鄆城
令時值李青山之亂數百里鋒火絡繹中路梗塞卒仲
子之問幕客二家童三赴鄆途遇二壯士披堅執銳馬
上以手加額者三願爲前驅君坦然不疑隆禮推誠所
經蓬蒿荒草及村落林陸中皆青山餘黨二壯士舉手
指揮賊衆悉爲投戈以額塲地二壯士力也抵鄆四境
荒殘僅餘孤城君亟招撫流亡詢父老利弊竭力興除
鋤奸旌善閭邑感悅適恤刑將至君預爲審確凡情可
矜憐益寛莫控者開豁數十人民頌解網壬午正月隨

兗西道李君赴戴家廟剿賊設險出奇盡出君策遂得盪平後李有以不法事誣鄆諸生某者君力爲爭且詳申各上官代爲昭雪郡守諄諄以征課爲急君據鄆邑殘傷痛哭流涕以告榜示停征復申詳蠲免茲政兩月卓績多端時流寇告急奉檄防守河干羸役早行曉宿曹邑禪寺忽以積勞中痰友人遣醫咲以丸藥三日後始甦長子之徵至急告歸旋里無幾署撫王君猶堅意促理鄆事扶病復至鄆激切懇辭始得允明月一覈圖書數卷紳士父老涕淚爲別抵家奉母課兒雍雍色笑

雖四壁蕭蕭而室內無交謫之言坐中有同心之友一意以藥餌爲事甲申三月神京告變君哀痛幾死嗣後遂不服藥每語人曰至尊尚爾如是況病困餘生乎乙酉正月疾作不起享年四十有九仇生稱君倜儻不羈峙立之間氣象雄赳時而怒如雷吼稍轉即霽音宏笑謔尤善恢諧所謂類上三毛也君曾過予敝廬又一再晤予友人坐上交雖未深已領其概君沒二年始登其堂蕭條數椽風雨不蔽然格言滿壁手標可想獨惜其志大而祿輕才長而運蹇倘當重任而秉國成守新守

鄆寧令逆賊肆志叩某日附葬於城西公堤村東嗣父之側

銘曰未及事父猶幸從兄聞語增慟襄葬鍾情無愧於父與兄也兩月作令一民勿虐神京告變誓不服藥無愧於君與民也師門要津請託念絕友人特疏奏績心切無愧於師與友也惟不怍於人不愧於天靈爽應在後而在前徘徊夷猶于西郭公堤之阡

孝廉頤菴李君墓誌銘

大興李滋既葬其父於滄州之華嚴淺踰年乃具狀東

鼎乞誌墓之文於其父之友容城孫奇逢曰痛唯我先君患難困窮而獨好學謹身約已而奇於數卓然自命之意信于已也堅而見于世也晦承前啟後之志造于心也苦而著于事也微此不孝所日夜飲痛于心者夫何能達之于言焉且人子之狀其親也一有不似便是他人不孝又慄慄焉懼其不似也千世而下使先德不至露沓草莽一一得其實而無溢言焉其惟先生嗚呼子忍不銘乃受其狀返其鼎哭又三月始追思其概而書之君爲兒童時氣奔放不受約束家故貧性好弄軒

疎不拘每抑侮其曹類父泰徵公憂之困於樓頭者累日夜不得出君乃玩其樓所藏書漸爲文有奇思泰徵公初不信繼而異之授以經史左國秦漢諸大家文君受讀皆能領略遂不復戲二十爲諸生卽有聲當是時都下有二李子以文名大噪於人君與之頡頏時人號曰三李泰徵公性孤簡不事生產家漸落君爲邑子弟授句讀致酒肉爲養供賓客自甘粗糲恬如也兄實任善病不喜飲藥君日夜思得其病源致藥餌勸進之竟得瘥君事親孝事兄翁多類此楊機部廷麟文章氣誼

重海內君與一時知名士八人從之遊折衷疑義創爲
制義文每一題必苦心極慮思路俱盡機部酷愛之曰
沈雄幽折唐之子厚也刻其文曰正告自是其文日益
工而自命益不苟自命不苟而求合益難及門子往往
有通顯者君獨坎壈不偶轗然困於有司然未嘗以此
隳其氣每遊西山酒酣起舞悲歌淋漓慨焉有天下之
志居潞河泛荷花水上分曹賦詩扣舷而歌一時才人
貴客皆僻易莫敢近故時流亦多妒而恨焉甲申寇陷
京師師友零落泰徵公授潞城令君攜家以隨未幾徙

蘇州同知復從之南下秦徵公卒於官君以先壠爲牧
馬之墟矣乃迎柩至滄州舊里卜吉葬之雞骨如柴且
囊空如洗母兄又相繼殁貧不能具葬焦勞危苦走數
千里外貸所知始襄其事聞蘇門源泉可以退而棲也
復攜家入焉無何妻又殁終身不娶丁酉舉順天京兆
榜明年下第游廬山日有記至漢江登黃鶴樓猶操筆
爲詩未成而卒得年五十二君於書無不讀對其而如
無所有叩其中愈叩而愈不得竭嘗潛心性理諸書手
鈔成帙好讀易有得即爲文發之先予來蘇門予輯諸

儒傳宗錄時借商訂嘗謂予曰人當啟手足之際得不流連牀褥無病而逝便是快事黃鶴樓之仙遊倘亦有得於機先而早見者耶君困頓文壇者三十年而氣愈銳志愈堅蓋其得力於學者深故不託於酒癖於禪且不爲嗣宗之狂長康之癡乃所稱終始於道者與按狀君諱經國號彝鄉後改名易號頤菴先世河間滄州人自曾大父以軍籍入京師遂爲大興縣人再傳生潔瀞潔瀞生碩卽泰徵公也以明經仕至蘇州府同知子二長卽滋次澤孫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

銘曰古誼頹靡君欲振之亹亹文心前驅秉麾靡違弗致靡堅弗摧援枹奮鼓和者其誰玉樓修文鬼愛其奇間人黮黮千古所悲

光祿寺少卿二酉張公暨元配趙宜人合葬墓誌銘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逆賊李自成陷京師保定張公羅彥以光祿少卿家居同兄觀政進士羅俊率合郡官紳士民倡義死守越六日保定陷公死之兄弟子姪暨婦女一時殉難者二十有三人詳公弟羅喆闔門殉

難錄中後二十餘年丁未公元配趙宜人卽世又二年
己酉公冢孫秉曜乃寓書函幣介魏子一鰲鹿子洗心
乞言以銘墓石噫公大義昭天壤炳日星又何借草野
耄廢之言獨是逆闖以賊逼帝創從前未有之變局神
京旣陷保定抗守留千古不易之綱常流連痛恨有不
能自已者先是自成陷全陜文武守土者皆望風逃遁
或紳士爭爲亂首相與稱仁誦義降附之恐後公每痛
心切齒欲以死殉至甲申春太原甯武陷自成大居庸
其黨劉宗亮等畧畿南諸郡期北會犯都城中外震驚

無人敢言拒賊者公與觀政公計曰保定爲神京捍衛不可不守巡邊之事豈異人任乎況郡守未至我等不任其責奈天子何於是約同署印同知邵公宗元糾閤郡官紳士民北望拜闕歃盟於北城之上激以忠義捐以私橐人咸感憤先壅兩門示必死守二月眞定兵叛殺撫臣迎賊賊僞牌數至惟誓死守之嗣新任知府何公復總監方正化亦至未幾李建泰以閣部統禁兵遇賊退入保定實以城爲贅而人不知也賊進攻公奮力拒擊賊敗卻三月復轉攻建泰沮鄉兵燃炮者邵以死

爭不能得賊屢至城下叱張吏部名大罵復射書勸降傳都城已陷公慟曰吾誓不與賊俱生矣倘能保此一郡猶可待四方之共誅逆賊者賊攻西北益急砲矢如雨公身當其衝盡傾家貲以犒士莫不感激爭死賊勢小卻賊首劉宗亮乃自殺其偽將數人尅期克城建泰中軍郭中杰李勇復爲內應衆大倡亂賊遂入公急歸取鏡書面上一忠字題壁曰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縊死井亭越三日無敢殮者三犬護屍賊見之凜然不敢逼視有一犬噬跣足賊絕其拇賊錯愕措冀斃

之又三十五日賊敗旣遁家人始啟具棺殮面色猶如生云公諱羅彥字仲美號二酉先世小興州人明文皇帝內徙始祖仲禮隸保定之清苑二傳至綱景帝北狩以書生請纓有功封戶侯爵不受又三傳四教郡庠生生純臣由武進士官驃騎將軍前軍都督府僉事是爲公父生六子長羅俊崇禎癸未進士即觀政公端毅有清節同殉難公其仲也公爲人爽朗孤峻恥濫交無文章友喜談論善謔說天下事隨意出之輒條理而文即謔語必中肯綮天啟辛酉舉於鄉崇禎戊辰第進士授

行人冊封襄藩歷陞吏部稽勳考功文選主選事有直
聲時徑途猥雜銓法大壞公疏通裁剔事無遺滯待羣
吏嚴明無敢欺詭選人稱慶武陵在政府借起用邊材
引舊壬人公力駁正人皆憚之公姻某者貲倖應出守
饒貂璫兼金求善地公峻却之時廠衛緝伺盜竊邏卒
布滿公庭銓司屢下獄抵罪時人目爲火穽公獨厲廉
能竟無纖瑕可中陞光祿少卿上郊祀公贊祼獻先主
選時庚辰進士謁選有直奔堂上奪籤筒自擇者公糾
劾有部重處其同榜輩省銜之會京察降公一級調外

用里居奉母盡懽凡事必資其兄之命友愛諸弟無纖微憾勇於任事禍福利害不能惑亦不怵也遇有司苛政必面折庭爭力爲窮民請命有爲僧營寺觀置地畓遂道作懸藪公著說遷之保定知府方一藻以守城稱首功邁媒孽將至獲罪同鄉御史茎主之公憤甚率百姓擊登聞鼓上書訟其寃由是與茎不合後成德劾溢體仁與茎詞連同鄉獨不及公蓋信之有素耳先是十五六年間以城守功詔賜敘賚戒嚴時給事中時敏奉勅至夜半呼門公不啓敏怒劾公擅司城鑰公引郅

惲事辯之詔勿問公故將家子少從都督公居塞上習於戎事常出與諸將分曹較射故林居數遇城守嫺習其事人皆樂附而爲之用公之生平所以與城爲終始也謂非天之屬意於公乎公之生距殉義時年四十有八元配趙封宜人端莊慈敏不苟言笑孝舅姑和妯娌公性剛而忘惡嚴宜人濟以和順偶怒不釋至長跽以請必得歡乃已都督公卒於官家遂落公兄弟六人皆皆學不事生產宜人以勤儉佐之迨公舉於鄉宜人以所老家貧勸之學語次涕零公輒肅起以謝成進士歷

銓曹卿貳所至皆寓相濟意敎子慈不廢勞御媵妾嚴不廢情門以內議諸不行職事不相攙雍雍如也光祿公能官歸宜人謂曰直道不容今如此猶幸矣當公屢倡城守時宜人輒出冠帔簪珥犒士曰此朝廷所賜當爲朝廷用之甲申倡守宜人率諸婦女於後園井亭誓死以待時秉曜尙幼託老嫗攜匿之城陷公就縊題壁有妾趙氏妾宋氏錢氏俱投井死之語宜人請曰妾忝誥封願與君同縊乃結雙繯於梁請先引繯以鳴志繯絕傷股墮二齒及少甦公氣已絕矣匍匐至井知兩妾

子婦悉歸正命復躍入逾一晝夜不沉詰旦家人聞井中有聲乃宜人也出之復索刀欲自刭家人勸之不得復以首倒擲井中旋浮於水上兩手持磚强以水挹滿口中又不死如是者更兩晝夜時有安定宇至井亭見之泣下曰光祿公闔門俱死宜人縊不能死井不能死者此天欲以孤付宜人也倘必死五歲孤焉能存乎宜人乃挽索出井匿草屋中賊黨大索張氏子姓敢匿者死舊僕掖宜人出城，拾採菉耀存亡數日尋至同亡入山中賊遁復故居啟諸屍棺殮悉一身拮据諸昆弟孤

幼婿嫁之需宜人猶晝力以給躬勤績紡不替至撫秉曜成立唯以修身立行無墮祖父之志爲期嗚乎宜人可謂爲其難矣卒年六十有八子晉增廣生城陷投街井死娶師氏先死於園井孫男一 即秉曜曾孫二衣于嗚呼人臣死君難天地之大義也而公以林居不假一兵一餉能以危城抗兇鋒於國勢既去之後且肘腋背主奸人督重師而欲賣孤城倘能以六日繫九鼎之重闔門慷慨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純忠大義豈可與非命一朝者同日語耶宜人雖不得同殉而幾死不得

卒能保其孤以有成秉曜承忠孝之裔當艱貞之會定有以自命矣衰筆敘其事復系以銘

銘曰達人乘時蠖屈期伸乃反經濟節義蒙屯咄咄若天之艱其遇實則生氣迎其辰愴懷往事痛念甲申經過上谷愴光祿而沾巾普天同仇胡背誦義而稱仁高牙大纛承簡命豎降旗競望先塵公林居倡大義兄弟父子若一人大廈顛兮支一木六日存兮繫千鈞邇彼常山兮再見真杲媲美睢陽兮不獨一巡寒逆膽穢奸魄騎箕尾馭翔鱗皎皎屋梁明月巍巍高冢秋旻猗宜

人之懿範惟刑于之以身矢百死而不易圖黍稷之明
禋告彼山谷兮安宅是寃厲彼頑鄙兮碧血常新嗚呼
是有明鼎革倡義殉節之臣

夏峯集卷九

史致昌謹校